

樣書保留

壽館衆生

第乙集
荷雲題



社會小說

蠹衆生第一集目次

第一回

不倒翁嫖院

暴發戶捐官

第二回

俏佳人就學南京

獸公子弔喪東郭

第三回

莽縣令擅責進士公

酸秀才賺入煙花窟

第四回

受驚嚇猝遇流氓

做人情代延祭友

第五回

許統帶片語解重圍

高太守微行遭莽漢

第六回

李代桃僵無辜罹法網

前因後果細述殺姦

第七回

鴛鴦譜錯淑女誤終身

狼狽爲奸滑頭施騙

第八回

老富翁又做地皮蟲

女志士倡開天足會

第九回

得優差爭賀觀察公

洩妒忿誣栽革命黨

第十回

江天雪浪名士潛蹤

沉院春風美人懷別

社 會 小 說 蠹 衆 生 第 一 集

江 都 貢 少 芹 著

第 一 回 不 倒 翁 嫖 院 暴 發 戶 捐 官

著者記得有一年八月十五日那一天晚上一輪皓月照耀得揚州城裏和水晶世界一般將六街燈火逼得一點兒光彩都沒有三更將近那月光已當了頂這時校場中間閑著許多人在那裏看月色十分熱鬧忽然在人叢子裏湧現出個奇形怪狀的老頭兒來將自家一隻大袖子蒙着半邊臉遮遮掩掩由北向南直向人少處躡著脚步兒趨行去當下那些看月色的閒人瞥眼瞧見這老頭兒一個個丟着眼色悄悄說道這老妖怪此刻不帶隨人獨自一個踱出來做什麼內中有個人說道你問他做甚事嗎我猜著他一定是到……說到這裏那人將身子向前湊了一湊對衆人低低搗了幾句鬼只聽大家笑

道。這老妖怪。兀自騷興發作麼。真是不曾借面鏡子。將自家面龐照一照。看官。你道這老頭兒。究竟是甚麼形狀。原來他生得又矮。又胖。連腦袋量起來。足足有三尺五六寸長。暗地裏還只怕有個九五折偏生一個身段兒。又生得圓滾滾的。酷像一段冬瓜。十分臃腫不靈。先前有人送他一個徽號。叫做不倒翁。後來又改名老妖怪。年紀約莫在六十左右。生就一副紫檀色面皮。說也奇怪。他那一張面皮。長在臉上。不大熨貼。凸一塊凹一塊。成年的覺得有些浮腫。唇邊似有似無的老鼠鬚。腦後拖著一條筆管粗細的辮子。頭髮少。辮綫多。總共約有八九寸長。請看官將兩隻眼睛閉起來。把那老頭兒的形容想一想。不免就要失笑的閒言少叙。我且把這老頭兒攔他一攔。卻說揚州左衛街東首有個武城巷。武城巷內有個著名的窯子袁彬家。這袁家倒有好幾十房姑娘。甚麼清倌人。渾倌人。無一不有。所以他家的生意。比別家強得多。今天已到三更將

盡時分。那袁彬家大門兀自開著。只因他家有個極紅的紅牌子。信人王桂卿在那裏等一個揚州城內極闊的闊佬。所以不曾睡覺。這王桂卿住在樓上。他的房間自然收拾得玲瓏精緻。不消說得。這天夜間桂卿房門首白竹布門帘。卻是放著房裏的煤氣燈。映著壁上穿衣鏡。閃閃爍爍。射人眼簾。中間安頓一張西式鐵床。白洋紗帳子一邊放著一邊挂起。床沿上坐著兩個人。一個是十八九歲的婦人。瓜子臉兒。柳葉眉。一雙帶睡不睡的秋波。便是魯男子也要被他勾取了魂魄。這天是八月十五夜間。氣候很爲涼爽。不知這婦人爲甚事。單穿著一身雪湖杭綢褂褲。除了上身鈕扣沒扣得齊全。還擎著一把全牙細骨的摺扇。兒不住的亂煽。旁邊靠著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年。生得異常俊俏。烏油油一條大辮。襯著青蔥蔥的頭皮。越顯得面龐整齊。身上衣服雖不華麗。一件魚白色竹布大衫。挂在衣架上。裏面穿著淡青羅夾襖。可算外面老實骨裏俏。

皮。這。個。當。兒。他。也。只。穿。一。件。緊。身。汗。衫。一。隻。手。搭。在。婦。人。肩。上。好。像。疲。乏。的。模。樣。驚。地。看。見。婦。人。扯。開。扇。子。亂。煽。不。知。他。爲。甚。事。着。急。劈。頭。在。婦。人。手。裏。把。扇。子。搶。過。來。那。婦。人。嚷。道。不。行。不。行。你。害。得。人。渾。身。是。汗。又。把。扇。子。搶。了。去。這。是。甚。麼。道。理。少。年。斜。乜。着。眼。笑。道。我。倒。是。好。意。婦。人。那。裏。肯。聽。便。向。少。年。手。上。來。搶。少。年。忙。把。扇。子。從。右。手。遞。到。左。手。遠。遠。的。拿。着。歪。着。頭。嗤。嗤。的。愁。笑。婦。人。出。其。不。意。猛。然。站。起。跳。到。那。邊。來。搶。少。年。忙。將。左。手。背。在。後。面。將。那。把。扇。子。從。左。手。又。遞。到。右。手。婦。人。撲。個。空。趁。勢。跌。在。少。年。懷。裏。一。齊。倒。在。床。上。滾。做。一。團。正。鬧。得。高。興。忽。聽。樓。下。鴛。兒。大。聲。喊。道。楊。大。人。來。了。……樓。上。招。呼。呀。……婦。人。聽。得。鴛。兒。喊。聲。口。裏。悄。悄。的。罵。道。老。龜。老。兔。老。殺。才。老。不。死。老。忘。八。羔。子。又。來。尋。他。娘。的。魂。了。言。訖。下。了。床。沿。少。年。也。便。跟。着。下。來。把。羅。夾。襖。竹。布。衫。子。一。齊。夾。在。脅。下。轉。身。鑽。進。床。後。一。道。暗。門。這。是。他。走。慣。的。熟。路。不。必。細。表。單。說。婦。人。

下牀之後扣全了鈕兒。趺着鞋子到妝台前。用牙梳對着鏡子。將烏雲攏了一攏。又用粉撲子在臉上勻了一勻。耳邊只聽一片樓梯聲響。沒半會。男班子走近房門邊。將門帘高高扯起。接着又聽橐橐的厚底鞋子聲。緩緩走進房來。見着婦人滿面堆笑。扯住婦人的手。雙雙坐下。看官你道來人是谁。原來就是方才在校場裏鬼鬼崇崇走路的那個不倒翁。又叫老妖怪的。便是著書的從今以後。就老老實實。稱謂他楊妖怪。罷這楊妖怪。也是揚州人。幼年讀書也曾進過學。中過舉。捐過知府銜。在浙江省當過十年。候補。若論他的爲人。在候補班裏。要算第一個滑頭。甚麼看風頭。睡屋脊。扛順風旗。這一類的學業程度。極高。可算領過最優等的畢業文憑。因此在浙江很得過好多優差。很弄了些昧心錢。又過了道班。後來因上峯和他反對。他就縮頭不幹。摒擋宦囊。告病回揚。置辦田地。以備下半世享福。他有椿癖病。但凡城裏有名的紳士。他都不願結交。

專喜歡同鄉鎮有錢無勢的土財主來往。吃喝嫖賭無所不至。乘勢還要侵吞人家若干銀錢。心裏才覺快活。更兼天生一種刻薄特性。和人家交涉。只准自家分潤。人的錢財不許人家沾自己一絲利益。他在浙江當候補的時候。同寅中有好事的。曾做過一首打油詩。描寫他卑鄙齷齪行徑。真是形容盡致。如今在下也還記得。不妨照錄出來。給諸君看看。詩云。

大腹盤盤不倒翁。十年老運最亨通。頭尖腿短心田薄。銀白金黃頂戴紅。鑽處那愁錢眼小。剗來都覺地皮鬆。一毛不拔君須記。衣鉢真傳紹祖風。

照這首詩看起來。這楊妖怪爲人。可想而知了。如今他和袁彬家王桂卿要好。在表面上看。自然說這老兒貪花愛柳了。其實他的眼光並不注重桂卿。欲想在桂卿身上結交一個富翁。好達他賺錢的目的。你道這富翁是誰。也算得揚州數一數二最著名的財主。這人姓潘。名大坤。住居揚州東鄉祖上務農爲業。

薄薄有點財產。到了大坤手裏。據人說。他在三十歲上。挖到窖子。發了橫財。因此做了東鄉裏首富。這大坤爲人。極其吝嗇。生平沒有別的嗜好。最酷愛的。卻是女色。有一年。爲姦佔佃戶的妻子。結訟一場官司。花費了五七萬銀子。他毫不介意。俗語云。一家飽煖千家怨。大坤既有這若干家私。難保沒有妒忌。他的更兼大坤賦性刻薄。但凡有向他借貸的。都是一毛不拔。由此遠近鄰。沒一個不懷恨他。自遭這場官司之後。鄉間的刁紳劣董。土棍流氓。藉這勁兒。都來和他囉唆。大坤也曾應酬過幾次。無奈此去彼來。休休不已。大坤沒法想。遂同城裏的紳士。拉攏交情。藉點勢力。抵制他們。無如富紳大族。見大坤出身微末。不願和他交際。凡來往的。都不是些有道德有品行的人。所以楊妖怪同大坤結識起來了。加之這楊妖怪心計極高。機變極好。和大坤處了不上三四天。就摸着了脾氣。這且不表。當下楊妖怪和桂卿坐下。將一張板牙臭口。送到桂卿。

耳邊低低問道。昨天和你商量的事。這一夜工夫。你也該思索定了。到底你肯不肯。桂卿聽着這幾句話。並不回答。從鼻子裏哼了一聲。接着用秋波向老頭兒。瞟了兩瞟。好半會。輕輕罵道。不長進的老東西。教我做這些好事。但我吃的這碗飯。迎新送舊。原不打緊。你是堂堂有錢有勢的道員。怎地甘心將一領綠簑衣。披在身上。楊妖怪道。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教你和他打火般熱。也是情非得已。只因除了這條計。再沒有第二個法子。想如果他落了你的圈套。包管兩三天。就有大利益。給你。你難道怕銀子燙手麼。桂卿似笑非笑的答道。這話卻是有理。但我終嫌他有些土俗氣。楊妖怪道。你又厭了。這不過一時受屈。有甚麼不能忍耐。好歹等目的。達到你倒和他不餓保了。說到此處。又在桂卿耳邊唧唧囀囀。說了一大氣。桂卿用手在楊妖怪頭上打了幾下。說道。不因你說得可憐。我怎肯應允。罷罷。我成就你。這老殺才了。楊妖怪見桂卿答應喜歡。

的了不得。又向桂卿口傳心授了好半會工夫。桂卿一一謹記。這時已有四更多天了。桂卿問道：你今天在這裏宿罷。楊妖怪搖頭道：我還要到他的棧房去。今天不能奉陪。明日叫那一位前來替我的勞罷。桂卿一面笑一面搶上前揪着楊妖怪衣領罵道：我好意成全你，你反欺負我。我把你這老殺才搗死了才洩我一口氣。那楊妖怪被桂卿搗得只是笑，軟做一團。直到叫饒，桂卿才肯鬆手。楊妖怪又和桂卿溫存一番方去。桂卿等那楊老頭兒去後，掩起房門，然後用指頭在床後暗門上敲了幾下，則聽那門呀的一聲，接着方才那個少年從裏面躡出兩隻手，摟着桂卿的粉頸，作膩聲說道：你們幹得好事，我都聽見了。如果有點財爻，須和我分潤分潤，不然我預先聲張出來，叫大家頑不成。桂卿聽那少年這幾句話，接口罵道：沒良心的死殺頭。我和你相交兩三年，那件事兒瞞過你的，卽如這樁勾當，那老厭物雖然教我的主意，但我還是個婦人家。

不知道能辦不能辦。我喊你出來。正欲和你商量。不料你反劈頭拿這些話來嚇我。既如此算了罷。說畢用力將少年的兩手攪開。氣忿忿的向床上一倒。少年見桂卿動了氣。忙挨上去。央求道。好人。我和你。是戲言。你就當句真話。從今以後。再不敢了。我的好心肝。我給你陪個禮罷。於是不由分說。扯着桂卿的玉腕。從床上拖起。他下面兩條腿。不知不覺。便跪在地板上。桂卿嗤的笑了一聲。忙扯起那少年。兩下裏肩靠肩。兒在床沿邊坐下。少年忙問底細。桂卿遂將適才楊老頭兒設的圈套。從頭至尾。復述一遍。那少年沉吟半晌。悄悄的道。使得好機會。不可錯過。你果然放出些手段。不但能夠弄那個姓潘的錢。而且連這老不死的利益。包管叫他。有本事賺得來。沒本事帶了走。桂卿聽少年說得這般鄭重。料定他必有妙計。遂將身子斜欹在少年懷裏。說好哥哥。哥哥。你教傳我好章程。果然如了心願。我決不忘你的好處。少年就在桂卿耳邊低低說如

此如此就行了。桂卿喜歡非常。兩下又談了些閒話。方才就寢。次日少年先自
 起去不提。卻說桂卿因夜來身子疲倦。兀自酣睡。朦朧間覺得頰邊有些奇癢。
 嚇了一跳。連忙睜眼一看。原來是昨晚在這裏的楊老頭兒。將矮胖身軀蹲伏
 在床上。打算拿自己的鼻尖兒嗅桂卿腮旁脂粉香味。不提防嘴邊幾根老鼠
 鬚子。早將桂卿戳醒。桂卿碎了他一口。罵道。老鬼大清早起跑得來好端端的。
 擾你老娘的睡覺。說到此處。驀地把手一揚。彷彿要向楊妖怪頭上打去。老頭
 兒故意將身子向旁一閃。這時。桂卿瞥眼見後面站著個彪形大漢。不打緊。
 直嚇得往被窩裏亂躲。偏生楊老頭兒把被角揭開。笑說道。你莫怕。這位是我
 的至好朋友。潘大老爺。桂卿再定睛看來。人時。則見他身軀約莫有六尺來長。
 黑漆面龐。板黃牙齒。身著老藍布長衫。外加一件又長又大方袖元色羽毛紗。
 馬褂。手裏擎著一枝旱煙袋。黃銅嘴兒。下懸一個藍呢煙荷包。那荷包外面早

被煙屑子。汨滿站在床面前。睜着兩眼。癡呆呆的。望着自家發楞。桂卿見來人。這般模樣。心裏老大的不願意。忙將楊妖怪推開。趁勢把帳子放下。穿好衣裳。下了床。趿着鞋子。喊女班子。舀水進來洗面。洗完之後。仍見那人兀自站在原處。動也不動。桂卿有點不好意思。這才招呼他坐下。那人謙讓半會。方敢在下首竹杌子上搭了一點臀尖兒。必恭必敬的手裏緊握着那枝旱煙袋頭。也不擡。楊妖怪笑道。大坤兄這裏是取樂的地方。你何必裝這樣正經面孔。大坤不敢做聲。那倂促情形。越發難看。桂卿知他是沒有開過眼界的人。落得拿他作要湊上去。和大坤攀談。直弄得大坤深也不是。淺也不是。這時男班子倒茶絞手巾。送給大坤面前。大坤站起來。嚷道。大哥不必客氣。說畢。連連作揖。男班子要笑。因礙着楊老頭兒的面子。只得將茶鍾手巾放在桌上。低着頭掩着口。出去。楊老頭兒很有點下不去。忙到大坤旁邊坐下。和他嘖哩咕嚕說了半天。大

坤才不像先前拘束。看官像大坤。這個人本是好色之徒。在鄉間時。慣喜和左鄰右舍婦女偷雞摸狗。卻不會到風月場中行走。過一步如今。初到桂卿屋裏。一來因人地生疏。二來見場面闊大。總疑惑此處不是富戶人家。就是巨紳公館。所以不敢放肆。刻下受了楊妖怪一番開導。他的膽子也漸漸壯了好些。少不得和桂卿接洽。接洽更兼桂卿是勾欄中老手。像這種有錢的壽頭碼子。如何肯放他得過。不免施展柔媚手段。慢慢引他入港。當下大坤見桂卿房間裏。陳設華麗。惟有那張鐵床。他很不賞識。遂問桂卿道。好生生玻璃大床。鋪你用爲什麼要買這木架子床。和那些傢伙物件。放在一處。很不配合。你也太省儉了。桂卿尚未及回答。楊妖怪接口道。大坤兄。你休小覷。這張床價錢比那些玻璃床還鉅得多呢。大坤詫異道。這勞什子如何值得這許多。楊妖怪道。這四根柱子。并不是木質。是生鐵鑄成。最結實不過的。大坤道。我不信。說着放下。早

煙袋兩三步搶到床前在柱子上扣了。幾下果然絲毫扣不動。嘴裏嘖嘖稱道。好傢伙。這時桂卿湊趣上來將席子揭起。向大坤說道。這綳子你還沒有見過。呢。通體是銅絲穿成的。睡在上面舒服的。了。不得。你來試一試。大坤聽這句話。冒冒失失的一屁股往上就坐。他身子本來笨重。加之用力過猛。冷不防綳子讓勁。大坤向後一仰。兩足朝天。身軀陷在綳子裏。不能轉動。引得楊老頭兒和桂卿大笑起來。大坤拗了半會工夫。才算扒起。再看那綳子。仍然一嶄齊。連一點凹凸都沒有。不由的笑着對桂卿說。我今天被你捉弄夠了。一面說着。一面取了旱煙袋。裝了煙。擦了自來火。連吸了幾口。滿屋裏煙氣薰人。談談說說。已有晌午時候。楊妖怪着男班子。到天興酒館。叫一桌便飯。請大坤吃。大坤問這幾樣菜。要化費幾百文。男班子道。約莫在兩塊錢上下。大坤將舌頭伸了。幾伸道。我的媽。如何要這許多錢。若在我們鄉裏窮人家。兩塊洋錢。買半擔米。有個。

把多月吃呢。楊大人你以後不必和我鬧這闊勁兒。使我心裏不安。楊妖怪道。大坤兄這算甚麼。你我至好。莫說這些客氣話。吃完。大坤又和桂卿閒談。楊妖怪故意讓個空兒給他。兩人兜搭桂卿。放出無限風情。勾得大坤七顛八倒。巴不得暫時同桂卿結個秘密交情。方稱心意。因怕楊老頭兒知覺。不敢造次。桂卿猜着他的意思。悄悄約大坤今晚一人前來。喜得大坤心癢難撓。少刻楊妖怪進房。向大坤說。適才家裏有人來。說我的妻弟由北京到揚。不得不回去周旋世務。你還是在這裏坐一坐。還是到我舍下去談談。大坤說。我正打算回寓一走。不妨和你同行。楊妖怪點頭稱是。大坤取了煙袋。隨着楊妖怪就走。桂卿直送至樓門口。又暗中向大坤丟了個眼色。大坤會意。和楊老頭兒出了門。各自分路而去。晚間桂卿胡亂出了幾個局回來。靜候大坤。直等到二更左右。還沒見來。桂卿心下着急。忽聽樓梯聲響。接着門帘一動。凝神細看。原來不是。